

# 跨國女性研究通訊 第十八期 98.4.30

研究心得分享--老師專欄

《穿白絲綢的女人》：越南女性的生命政治寓言

成大外文 / 陳健宏老師



片名：《穿白絲綢的女人》(越南文: Áo lụa Hà Đông)

導演：劉皇 (Luu Huynh)

製作公司：Phuoc Sang Films

編劇：Luu Huynh

演員：張玉英 (Trương Ngọc Ánh, 飾丹 [Dàn]), 郭慶 (Nguyễn Quốc Khánh, 飾郭 [Gu])

配樂：Đức Trí

發行公司：Phuoc Sang Film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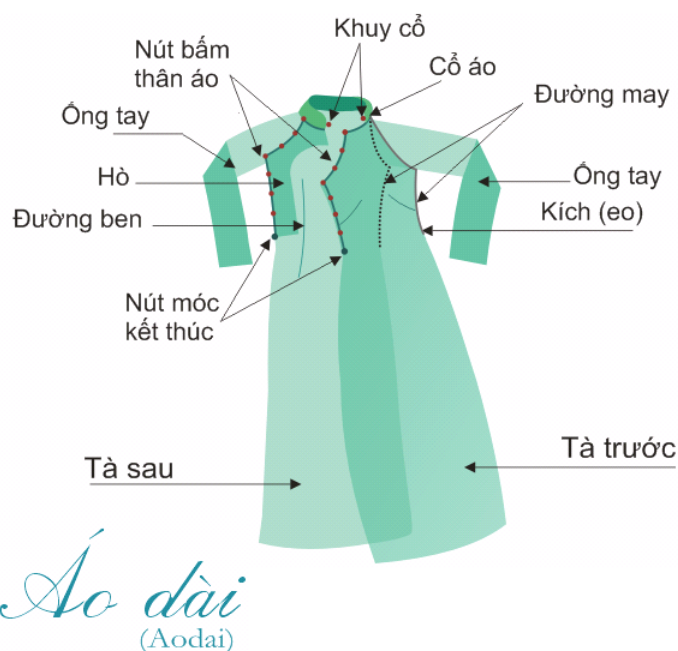
上映時間：2007 年

影片長度：142 分鐘

國別：越南

語言：越南文

二〇〇七年發行的越南電影《穿白絲綢的女人》由劉皇執導，張玉英與郭慶領銜主演，宣傳海報上所用影片結尾的劇照則總結了全片的主題體系 (thematic)。中越濱海城市海安 (Hội An) 遭受美軍空中轟炸，一望無際的逃難隊伍當中，丹的二女兒玉米右手高舉著繫在棍子上的白絲衫，這是駝背父親剛剛奮勇從烈焰衝天的屋中搶救下來亡母的襖 (áo dài)。只見丹超現實的魅影由丈夫攙扶著走出火光熊熊的茅屋，緊接著身穿這件襖的女兒倉倉皇皇、踉踉蹌蹌逃離火場。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為這靜音場景定出節奏，而這件襖在逃難人群裏飄揚，彷彿一面乞求和平的白旗：父親曾經將這款民族服裝比喻為「美麗的和平」。然後，這段敘述意段群 (narrative syntagma) 餘下的部份，全螢幕的鮮艷血紅與經典的新聞照片更迭交替。



白色襖 衍繹而出層次繁複的主題體系，最後證明該片向越戰歷史背景下的母親致敬，而她就是國族寓言 (national allegory) 中后土 (terra mater) 的化身。從一開始，出身寒微的丹命中注定經歷各種磨難；影片開場，法國殖民統治時期河內 (Hà Nội) 近郊小鎮河東 (Hà Đông)，女主人斥喝、咒罵、毆打如雨點落下，孤苦伶仃的鄉下女孩在艱辛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踽踽前行。直到一九五四年某個雨夜在無頂棄屋裏，總督府的棄嬰家

丁郭贈予一件白色襖 作為嫁衣，二人祭拜天地私訂終生，丹才領悟到自己存在的理由 (raison d'être)。透過政治幻滅的視野，這對苦命鴛鴦具體代表往後以迄一九七五年浮生亂世裏的人類命運 (conditio humana)。這款越南傳統服裝作為全片核心要素，逐一表達了主題體系具體而微的肌理：父親剛出生在樹下被總督發現時身上所裹的襁褓 (出身不明與過去不可考證)、母親的嫁衣 (女性與母性)、大女兒安 (An) 與二女兒玉米共同的學校制服 (禮儀教養與長大成人)。《穿白絲綢的女人》贏得釜山影展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 (the Audience Award at the P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)，而片中這件白色襖 是社會地位的傳統象徵，一再受到修改，甚至不慎被玉米的墨水弄髒，實際上直指力爭上游的堅定信念：這似乎是弱勢族群力求脫貧唯一可行之道的自我技術 (technology of the self)。

丹為了給女兒添置得體的制服，曾經販賣乳汁哺餵年邁的富人童 (Thoon) 先生。她向激烈反對的先生表明，為了撫育子女，她甚至甘願為娼，因為她深信生而不養才是最大的恥辱。洪水 (丹三女兒的名字) 季節，大雨滂沱的河面上，丹僅僅為了給女兒再多買一件白色襖 ，奮不顧身撿拾漂流木而溺斃以終。《穿白絲綢的女人》不脫自然主義 (naturalisme) 色彩，而丹的大女兒安早她一步搶先道出國族寓言的生命政治意旨，將女性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：老師要求安對全班朗誦自己出色的作文，她娓娓道來母親透過白色襖 的諄諄庭訓與辛勤付出；豈料炸彈適巧落下，一場無情空襲中讀六年級的安當場斃命。



越南式〈聖母憐子圖〉(Pietà)

## 文化研究的翻譯與旅行

師大翻譯所 / 李根芳老師

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在其影響甚鉅的〈譯者的天職〉一文中，描繪翻譯是原作的來世。由於翻譯總是在原作之後產生，它勢必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且擴展了原作的生命，其力量甚至可跨及數個世代。將這個來世與今生的概念套用在一個學科的發展，我嘗試檢視台灣過去數十年來文化研究的軌跡與路徑，並且希望透過文化研究的啟發及其影響，來探究人文學科未來的遠景。本論文擬以個人經驗做為一個出發點，將其當作是一個徵候，或是一個個案來探討。我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台灣的清華大學就讀文學研究所，當時陳光興教授剛從美國回來，開了文化理論等相關課程，可說是率先把文化研究帶進台灣的第一人。而台灣也在當時面臨解嚴的契機，社會產生了重大的轉變，許多長期壓抑的力量紛紛爆發出來，整個社會充滿了能量。

在八〇年代後期、九〇年代初期返國的學者恰恰把最新的理論和思潮帶回台灣，並且適逢報禁解除，他們的言論和想法有了很大的揮灑空間，無論是在報章雜誌上，或是他們創立的新刊物上，都展現了蓬勃朝氣，彼時翻譯還未受到智慧財產權的約束，許多學者看到值得引介的好文章就翻譯出來，對於當時的年輕學子而言，也產生了立即的衝擊與刺激。

經過十餘年的沈澱和積累，文化研究開始走向體制化，如台灣清華大學的亞太／文化研究室、台灣交通大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、台灣文化研究學會的成立等，一九九九年〈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討論會〉算是台灣文化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，一方面驗收過去的研究成果，另一方面也展望未來的發展與可能性。

文化研究做為一門學科，不可避免地勢必需要透過翻譯，且往往旅行散播到各地。在移轉邊譯的過程中，會產生何種新的質素，或是引發什麼刺激，的確是值得深究的課題。我嘗試檢視台灣過去數十年來文化研究的軌跡與路徑，並且希望透過文化研究的啟發及其影響，來探究人文學科未來的遠景。

**關鍵字：**文化研究。建制化。來生。翻譯。旅行。

## 研究心得分享--研究生專欄

既身為女性，也要做自己：

從跨國女性主義觀點重新認識女性

高醫性別所/莊玲如

### 【摘要】

跨國女性主義的興起，與後現代（後結構）主義的思潮及晚期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社會脈絡有關，因為階級、族群、性別等因素的交織影響，個別女性所遭遇的不平等處境並不全然相同，女性的多元化與異質性必須被重視，才能連結更廣大的跨國性團結力量。傳統女性主義在挪用馬克斯主義理論的過程中，運用階級概念分析性別關係，卻沒有考慮到理論產出的物質狀況，唯有結合性別、經濟、地理、歷史等多重觀點，以文化研究作為跨國女性主義實踐的方式，帶著具有「危機」的批判觀點探尋女性的生命經驗，從特定情境脈絡下理解女性主體位置被產製的過程，才能避免陷入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角度。然而，即使團結的力量是來自於尊重多元差異，卻也絕非普同主義式的允諾，更不是秉持著同一個標準看待性別、階級、族群等差異；事實上，每個社會文化都無法容忍被其他文化所取代，因此跨國女性主義也必須尊重各種特殊文化的「不可容忍性」，同時凝具全球性的團結力量，以共同抵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剝削。跨國女性主義的實踐橫跨了意識型態的改造，政府制度的推動，以及法令規章的修正等面向，雖然並非全然受制於資

本主義體制的框架，但也必須避免被資本主義吸附成另一個商業市場，否則便會淪為跨國資本主義的共謀者。